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OGOS

逻辑的历史性发展

蔡禹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LOGOS

逻辑的历史性发展

蔡禹僧/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逻辑的历史性发展/蔡禹僧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004-9295-5

I. ①逻… II. ①蔡… III. ①逻辑史-世界-近代
IV. ①B81-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7861 号

责任编辑 储诚喜
责任校对 张玉霞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38 千字

定 价 2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 |
|---------------------------------|-------|
| 序言 | (1) |
| 导论 | (7) |
| 总论 宇宙生体论、灵魂影射论、宇宙信息量不守恒论 | |
| 恒论 | (40) |
| 概论 | (40) |
| 第一节 宇宙生体论 | (50) |
| 第二节 灵魂影射论 | (63) |
| 第三节 宇宙信息量不守恒论 | (81) |
| 第一章 形式逻辑发展为程序逻辑 | (113) |
| 概论 | (113) |
| 第一节 因果关系无限连续性及其否定与归纳法 | |
| 谬误推理 | (125) |
| 第二节 历史性形式逻辑的内在否定性 | (150) |

| | | |
|------------|---|--------------|
| 第三节 | 形式逻辑发展为程序逻辑 | (175) |
| 第二章 | 程序逻辑发展出心灵逻辑 | (195) |
| 概论 | | (195) |
| 第一节 | 程序逻辑的复杂化 | (205) |
| 第二节 | 生物程序逻辑的复杂化与欲望之“我”求 生存能力发展的循环反馈 | (228) |
| 第三节 | 蕴涵复杂程序逻辑的生物结构之“飞”出 心灵逻辑 | (242) |
| 第三章 | 心灵逻辑影射出心灵逻辑 | (259) |
| 概论 | | (259) |
| 第一节 | 心灵逻辑影现世界秩序 | (270) |
| 第二节 | 心灵逻辑影射出自我与上帝 | (303) |
| 第三节 | 心灵逻辑影射出逻辑的历史性发展 | (320) |
| 后记 | | (339) |

序 言

近代逻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企图将一切形而上学观念从逻辑学中清除出去，“形而上学胡说”——这个“维特根斯坦式的胡说”（卡尔·波普尔语）成为维也纳学派及其追随者的信条，而维特根斯坦之获得超越罗素的声誉（相对说来，罗素不像维特根斯坦反形而上学那样彻底）足以说明人类思维在一个时期内对形而上学的反感程度之深。近代逻辑学发展似乎并不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一致，现代逻辑实证主义正值非欧几何否定康德之将欧几里德几何与牛顿力学时空观看作先天综合判断之后、量子力学否定因果关系无限连续性之时的时代。与此对应，关于时空无限连续的康托尔假设——它对应无穷基数论——也是产生于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否定绝对时空观的时代。

当初莱布尼茨“逻辑自动化”理想的确取得了成果——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然而人类的浪漫主义除了运用在打破逻辑的限制，还可用在因对机械逻辑带来的奇迹的震惊而沉浸在试图把人类自由限制到计算机逻辑的向往中：既然计算机能完成人工所不能完成的巨大计算量，说明计算机的“智能”完全可能超

越人类，人类思维难道不应该效法计算机的“严格逻辑思维”吗？甚至反映这种“危机”意识的“科学幻想”小说已经在描述机器人对人类的征服。如果说古人幻想大多是对神的人格性幻想，那么现代人的幻想则多是对机器的机械主义幻想：既然自然之书为数学写就，说明上帝的本质就是数学，而数学与逻辑已经被罗素等人证明是一个东西，人类或能制造出发现科学定律的逻辑自动机，为了批量地“生产”科学定律就需要首先建立一种严格逻辑的“科学语言”。现代科学语言学家们那种诚惶诚恐的“科学精神”——在吾人看来——具有一种幽默感，他们以一种卡尔纳普式的严肃认真方式和上帝开玩笑，虽然他们与《皇帝的新装》里的骗子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骗子，但其所造成的讽刺意味似乎同样浓厚。

二十世纪逻辑哲学发展的奇特景象很快就获得了历史理性作用于人类历史理性的合理性解释，因为追求严格逻辑确定性的结果是——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出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证明了形式逻辑自身达到绝对完备性即内部逻辑完全一致洽合的不可能性，这样逻辑实证主义建立“科学语言”的“理想”就破灭了。看来历史理性总是用人类的极端式思维使他们在否定之否定中达到更高的思维境界，既然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没有产生在古典形而上学时代，我们也就可以在历史理性的意义上将逻辑实证主义看作是促成古典形而上学通达现代形而上学之“道动”的“反者”（老子说：“反者道之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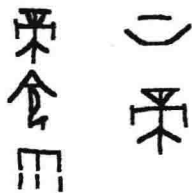
就人类思维来说，计算机逻辑显然不是、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人类思维的理想，因为人类不同于人类发明的计算机之处正在于人类自身的形而上学性，人们在看到一个儿童不能正确证明几何学题也许觉得他不如一个计算机聪明，但这种感觉是错误

的，因为将地球人制造的全部计算机的功能加起来也比不上儿童一个脑细胞的功能更复杂，而儿童心中那种狡黠的小聪明所蕴涵的“心灵逻辑”当然远比他不会演算的几何学题中所蕴涵的形式逻辑要高级得多，计算机作为他组织结构永远低级于作为自组织结构的生命体，当然这里并非否定计算机作为人类的制造物反映了人类智慧的高级以及这种制造物作为人类石器时代、铜铁时代、机器时代后的信息时代之工具的实用性。

吾人不否认语言学研究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如果哲学家将语言学研究当做哲学的全部则显然是太狭隘了，人类作为宇宙历史中涌现出来的具体精神存在者本身是宇宙中最神秘的现象，而人类精神世界自身就是神秘事物，哲学家必须对宇宙历史和人类自身的神秘性有所表达和反思，即对宇宙的发生与宇宙中人类的发生、人类精神性与天道—上帝^①的关系必须有理念

① 现代人一般以为“上帝”是基督教中的最高观念，其实汉语“上帝”很早就是中国先民观念中的最高人格神概念，而中文《圣经》中的“上帝”是以中国古汉语翻译英语的“god”。

如甲骨文中已见上帝概念，而帝王之“帝”为商人借音字。出土甲骨中关于帝的卜辞有几百片，如下图左“帝令雨”（丙六一）；右甲骨文“上帝”见《郭沫若全集·考古编2》94页第三六八片（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此外在《尚书》中关于上帝的语句如《汤誓》：“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汤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武王伐商时作《泰誓》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

论阐释。哲学亟须恢复自己的形而上学传统，哲学家应该明确，除了语言研究，还有更重要的工作。或者说，哲学家的“语言学”应该从人类语言扩大到“上帝语言”——宇宙的历史性发展所涌现的一切存在都可看作是上帝的语言，吾人将人类所居宇宙之历史看作上帝萌发的一股意识——语言流——是比喻意义上的，人类以及人类语言作为上帝语言或上帝语言的非完全全息性影射只是上帝语言流中的一部分内容而已。

逻辑的历史性发展既是人类思维的历史性发展，同时是人类思维追踪宇宙历史所蕴涵的心灵逻辑的发展，而人类文本“形式逻辑”的“逻辑”是没有任何能动性可言的，因为人类形式逻辑文本中的概念是僵死的；而历史理性自身中的概念总是蕴涵着其自我否定性而表现出“活”性，历史理性运化的概念之自我否定性即自因性即创造性才使宇宙历史之历史性发展成为可能，其所蕴涵概念的自我否定性乃来自超越精神者的赋予。因此本书所讨论的逻辑是蕴涵在宇宙历史中那富有生命的内在逻辑，即形而上学性逻辑，宇宙从物质物世界到生物世界

又《诗经》有：“上帝既命，侯服于周，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之未丧师，克配。”“以赫厥灵，上帝不宁。”“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荡荡上帝，下民辟之，疾威上帝，其命多辟”等。

在东西方思想发展史中，最高神概念都经历了从人格神到理性上帝的演变过程，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人格神概念逐渐融入抽象的“天道”、“道”观念中。而在欧洲，基督宗教《圣经》中的“上帝”观念在经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发展后，与希腊的“本原”概念融合也从人格神过渡到抽象的绝对精神者观念，如托马斯·阿奎那“上帝存在的五种证明”中的上帝已经远离了动辄发怒的人格神概念，后来西方哲学家所使用的“上帝”概念一般是这个意义上的，如笛卡尔、莱布尼茨、康德等都是如此。

关于“上帝”观念的发展，读者若有兴趣请参阅蔡禹僧长文《从人格神到理性上帝》（载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志2003年第六期）。本书中的“上帝”概念以所叙述语境的不同指人格神或最高精神存在者等。

再到人类世界的发展历史乃是形而上学性逻辑发展史——即超越者心灵逻辑发展史，因此逻辑的历史性发展即超越者心灵逻辑的发展，而超越者心灵逻辑发展直到发展出具体精神者心灵逻辑才使自身的发展显现出来。

故吾人可以“天人感应”论诠释为心灵逻辑学之灵魂影射意义，即绝对精神者心灵逻辑将自身非完全全息性地影射在宇宙灵魂中，而历史理性将宇宙灵魂非完全全息性地影射在人类个体灵魂中，故人类灵魂实现了对绝对精神者之灵魂非完全全息性影射，当这种灵魂的自在性影射达到自觉影射的程度，宇宙历史作为绝对精神者心灵逻辑的发展的意义便在具体精神者的精神世界中显现出来。因此逻辑的历史性发展乃是以宇宙整体乃生命体—精神者之本体论为前提的，而这种本体论中的天人关系影射论本质上乃是对中国玄学天人感应论的现代宇宙论表达。逻辑的历史性发展乃绝对精神者心灵逻辑的发展论——摆脱了逻辑实证主义所无法克服的那种人的自由性与宇宙的必然性之间完全对立的矛盾，宇宙本体既然是生命体—灵魂者，则宇宙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即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自由的宇宙即灵魂性的宇宙，自由只能是灵魂者的自由，故天的人性与人的天性也就是同一性的灵魂性，如此通过对宇宙历史所蕴涵的心灵逻辑之历史性的描述就使宇宙论和存在论实现了统一，本体的自由与现象的必然实现了统一。

既然本书讨论“上帝的语言学”就是宇宙历史本身，我们就必然涉及自然科学的问题，对自然科学的哲学思考属于形而上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比如吾人论述诸如量子力学的非完全确定性乃是微茫的精神性，而微茫的精神性是滥觞具体精神者精神性的源头——这就将自然科学发现“历史性”化即“升

华”了。“历史性”词语当然不是魔法师，一经修饰立即从平凡上升到超凡，不过读者如果深入领悟本书“历史性”所表达宇宙整体性的形而上学性贯彻于宇宙中诸存在者的意义，那么“历史性”对“逻辑”的修饰就的确比魔法师还神奇，能使僵死的形式逻辑意义飞升到对应宇宙历史自身历史性逻辑的意义。

作者

2010年4月15日于国家图书馆

导 论

人类在没有“逻辑学”的时候已经在运用逻辑，语言天然地蕴涵着逻辑，而语言所反映的是思维，考虑到语言表达思维较之思维自身发展的后置性，我们说，在语言的发生与发展前，思维之为思维就在于蕴涵了逻辑（我们先不究诘“逻辑”的意义），甚至在现代非洲草原的动物行为中，也看到它们在遵守着“逻辑”，比如当食草动物发现有食肉动物在威胁自身安全，它们就会逃跑，原因于它们发现了某种信息（如食肉动物的气味）作为因与某种果（同伴的死亡）之间的因果联系，这是它们祖先无数次的经验遗存到它们“思维”（动物的思维还不够发达，故加双引号以示和人类思维的区别）的结果。在鲸、海豚乃至土拨鼠的叫声或蜜蜂的舞蹈中蕴涵了丰富的信息——可看作动物的语言；然而就语言的丰富复杂而论，动物语言都无法与人类语言相比。语言有一个逐渐丰富发达的历史，而人类语言的发展历史即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发展历史，一切人类学说都可纳入到科学与形而上学二宗，故若以逻辑的维度看待人类思维历史的发展，则人类一切文本都是逻辑

文本。

然而人类对自己思维以及表达思维的语言之蕴涵逻辑的觉醒却要比语言的发达晚得多，而且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由于“逻辑”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它当然存在着自身的否定性。当人们物物交换的时候，“量”虽并非是特别清晰的概念，但一个总想以强力占便宜的人是能够被辨认出来的，因此正义的情感本身就有对“量的准确意义”的渴望，当数字运算逐渐熟练、量度体积和重量的器具亦趋完备，潜在的逻辑也就在人类语言中有了更明确的、可感悟的意义。人类理性因此发达了自己计算的能力；而计算能力也有了比喻的意义，一个人能够洞察一个事变的因果关系，如某智者暗自预言某豪强不得善终，而此豪强真的在更强者面前惨死，于是“因果关系”就对应了“因果报应”。然而人类绝不会混淆两种“因果”的“计算”，数学的发达与心智的发达同步，但人们总能不假思索地区分二者。而在更广大的方面，譬如战争，一个谋略家要设想其战略的步骤，某一方略实行后，敌人作何反应，反应后我方该如何出其不意地应对，以至考虑战争以何种方式结束。这就不完全同于数量的因果关系或善恶的“因果”关系，而是程序中一系列因果关系，如果考虑周到，便是可控制的一系列因果关系。人类精神不自觉的（即所谓自然而然的）发达是与他们生命体结构的进化程度对应的，而他们生命体结构的进化又与宇宙历史总体上的进化对应，因此人类精神的发达所反映的乃是宇宙历史的进化，人类思维的逻辑并非思维自身的硬性规定，而是宇宙历史所蕴涵的内在逻辑的反映。

亚里士多德从人类日常思维和日常语言中发现了形式逻辑的存在，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是人们在日

常思维中本来就遵守、但并未自觉的，而亚里士多德一旦总结，就被注意起来，当人类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其矛盾的解决总需要语言来实现，如当事人之见证，法庭中被告与原告之间相互申说，其言论基本原则是：不能违反形式逻辑，法庭上某人不能说某犯罪行为作为教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认为犯罪行为是善行，也就是说“辩证逻辑”不允许被搀入法律诉讼中。然而在哲学认识论意义上，亚里士多德却缺乏对人类思维所遵守的形式逻辑与宇宙历史之联系的反思，仿佛形式逻辑是无根底的规定，而没有将形式逻辑与宇宙历史理性统一观照，即在他的哲学中看不出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联。而对于学习形式逻辑的人来说，由于形式逻辑忽视了内容而只关心形式，也就觉得形式逻辑比数字的演算还枯燥乏味。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形式逻辑之确定性的单调枯燥，一方面是辩证法之非确定性的神秘游移，同一个世界却有如此截然不同的两样“逻辑”，人们虽知道自己在何种场合应用辩证法语言、何种场合运用形式逻辑语言，然而对世界何以有两样完全不同、不可统一的思维方式却见怪不怪，似乎不愿追问二者统一性根基。

就世界乃无尽变化的观点看来，人不仅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是一次也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甚至进一步，飞毛腿阿几里斯也不能在一刹那走过同一条河流，其意义是河流时刻在变化，因而它时刻不等于它自身。而就世界乃不变的观点看起来，一切变化都并非变化，或者说变化的仅仅是形式一样态，而其本质是不变的。——赫拉克利特与巴门尼德的观点使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对应不同的世界观，这两种世界观各有其擅场，似乎也并无统一之必要。如果认为存在者时刻不等于其自

身，那么“1”就不应该存在，“1”显然不能用来表征一个没有恒常性的存在物，即假如任何存在物总是忽然产生、忽然消失，或忽而巨大、忽而微小，则以“1”为基础的其他自然数也就丧失了意义；然而吾人所居之世界并非如此，因此对于描述世界，巴门尼德的世界观是必要的。不过“一棵树”、“一匹马”、“一个人”等杂多的单称词的历史性意义毕竟没有被全部包含在“1”的抽象意义中，因为凡是对世界有起码经验的人都不会否认，一棵生长的树的时刻生长决然不同于“1”的寂然不动，“1”实在没有表达出本真的“一棵树”的时刻生长的能动意义，因此以巴门尼德否定赫拉克利特似乎是不对的。而宇宙中的变化又并非是没有规定性的，一棵树木的生长当然具有新意——它的存在是独一无二的，然而其生长受着基因的控制，就是说树木的生长并非是截然的创新，而是将种子中蕴涵的潜在信息释放出来，同样太阳每天都有所改变，可是它每天沿着固定的道路“下山”（假设我们不知道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说明它的运动有其固定的程序，它不是一个性情变化无常的“太阳神”，变化中蕴涵常规性，也就一定意义上否定了“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一赫拉克利特的著名判断，因此以赫拉克利特否定巴门尼德似乎也是不对的。当然，赫拉克利特的信徒还可以继续反驳，因为（比如）生物个体一生的生长变化所执行的生物性程序逻辑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否则生物类的进化便是不可能的；而巴门尼德的信徒还可以说，既然宇宙的信息量的增长（生物进化也是其内容之一）是绝对精神者输入的，那么一切变化都来自那不生不灭的绝对精神者，他（绝对精神者）是不变的。

不过巴门尼德的信徒显然是站在了超越者的立场上——我

们也并不否认这个立场，因为关于绝对精神者自身的不变性的理念论是理性形而上学所必需的，只不过我们并不执著于这个立场；而就吾人作为有限者的立场而论，变化是绝对的，而不变是相对的。如果任何运动都是严格的机械运动则一切所谓变化都没有变化，时间也就凝固了，等于说时间停止流动。人类机械运动也不是绝对严格的机械运动，任何机器中轮子的旋转都不是每周相同的，只不过其重复中的变化是消极的——机器只能在运转中损坏、而不会在运转中进化。如果变化是完全的新，则世界就不存在因果关系，这样的世界也同样是没有时间的世界，因为新与旧既然截然对立，则新存在者与旧存在者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时间当然就不存在。而时间性的世界在否定了二者的同时又中和了二者，时间性世界有因果关系存在、但因果关系没有达到完全连续性。时间性宇宙就是心灵性宇宙——以这个心灵性宇宙产生出具体心灵存在者为标志，人类自身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人类生存在一个心灵性宇宙即时间性宇宙之中。时间性宇宙并非到了产生出心灵存在者（人类）才忽然变成了心灵性宇宙，人类既然幸运地诞生在了心灵性宇宙中，就说明人类诞生前的宇宙就是心灵性宇宙，吾人领悟宇宙历史也就时刻以宇宙的时间性—心灵性出发，“吾道一以贯之”是孔子的话，我们也可看作是上帝以宇宙历史所说出的话。而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像摸象的瞎子一样，只看到“道”运化宇宙的外在性一面，而没有从宇宙的运动看到历史性运动，更没有进而看到“道心”的运动，“道心”就是宇宙历史的心灵性，心灵性宇宙即道心运化的宇宙。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一般解释为，天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是四季运行罢了；然而另一种解释也许才是孔子的本意：上天何以言说？他是通

过四季的循环而言说，四季之循环也就是时间流—历史流之奔涌，这里就有了宇宙历史乃上帝的语言表达之意，即上帝之意识流意，亦即宇宙历史为绝对心灵者主宰意。

人对人类精神世界、人类社会世界的反省也并不否定数量关系，不仅数量关系乃人类精神世界所发明，就是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数量关系也未尝一日可离；然而就深入的体察来说，数量关系并非人类世界的本质，这是因为自然世界的变化和增长一旦转换到人类世界，便是心灵世界观念的千变万化，人类世界的事变绝非数量关系推理而得，乃是心灵之间相互激发变换的结果，就道德理性而论，虽然不乏“善因善果”、“恶因恶果”的联系，更有“善因恶果”、“恶因善果”的联系，在具体的人类事务中究竟是哪种联系，则并非“逻辑”所能预知，故“辩证逻辑”不过事后对人事分析的论理框架，一个人对事件分析多了——等于说历史研究深入了——也可有对当下行为的指导作用以及增强对人类社会事务的预见能力，然而此种能力终究是心灵的感悟、而非知识的运用。这样说来，所谓辩证逻辑实在并非对人类社会历史行为之规则的发现，而是对其超规则性的总结。而物理世界则似乎刚好相反，物理学有严格定律的发现，自然世界许多不同的事物都可以纳入到同一公式中计算，存在物的运动既然可被囊括到不变的公式中，则“运动”似乎并未导致本质性变化，这样地球固然在运动，然而如果它每天的运动轨迹都是固定的，而它自身的样子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则巴门尼德哲学的信徒可以说：太阳系每天都是新的——不过是赫拉克利特的想象，其实——太阳系每天都是旧的（而实际上巴门尼德的“不变”哲学并不是拘泥于事物表象的不变）。